

世界文学译丛

大卫·科波菲尔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大卫·科波菲尔(上)

周殿富◎主编 [英]查尔斯·狄更斯◎著 张少文 叶明杨 朱小琴◎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大卫·科波菲尔》在狄更斯的创作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作者亲身经历、观察所得和丰富想象的伟大结晶。作者通过对主人公坎坷、波折的一生的描写，刻画了一个纯洁善良、奋发向上的大卫。大卫最终实现了他的生活目标，享受到了精神上的幸福。

世界文学译丛

大卫·科波菲尔(上)

周殿富◎主编 [英]查尔斯·狄更斯◎著 张少文 叶明杨 朱小琴◎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周海莉
责任校对：北京慧眼校对
版式设计：马宇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 / (英)狄更斯 (Dickens, C.) 著;
张少文, 叶明杨, 朱小琴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010.7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5463-3085-3

I. ①大… II. ①狄… ②张… ③叶… ④朱… III. ①长
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8864号

书	名：大卫·科波菲尔（上、下）
著	者：[英] 查尔斯·狄更斯
译	者：张少文 叶明杨 朱小琴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44
字	数：634千字
版	次：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3085-3
定	价：75.00元（全二册）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出版前言

——永恒的文学生碑

伟大的思想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书虽则不能延伸一个人的生命之长，但却可以拓其生命之宽；读书不仅可以使人知世明理，也可以使人活得更有高度、更有深度。数百年来，文学名著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宝贵财富，在世界的作家行列里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现实主义作家如高尔基、罗曼·罗兰、海明威等；现代主义文学精英如艾略特、卡夫卡、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浩如烟海，令人目不暇接。

名著之所以一直魅力不减，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名著所包含的人物命运极度的悲剧色彩感染本善的读者心灵，也不仅仅是因为那些震撼人心的爱情或多或少的缺憾给人以似曾相识的错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与每一位读者息息相关，每一位人物的个体都是现实中的每一位读者，他们时而伟大，时而渺小，使得每一位阅读这些名著的人，在轮番上演的各类悲喜剧中，看到了自己真实的人生。除此之外，读者更多地会从这些名著里得出特别的思想，这些思想或者能拯救他们的心灵，或者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所以，面对这个世界，尽管人们时时处在喧嚣与忙碌中，时时面临欲望之海的威逼，及至于到达绝壁深崖，人们却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名著的阅读。因为只有名著的阅读中，迷失和疲惫的现代人才能够重温躺在母亲怀里的温暖，才能像远走他乡的游子回到故土一样，让自己的心灵“诗意地栖居”。

于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数十次论证、调研，组织众多资深人士编译了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长期而宏伟的工程，因为肩负着为读者奉献巨大精神财富的重担；对你们来说，或许你眼前的这部《世界文学译丛》就是一条通往书山的捷径，是你采撷文学海洋中无数浪花的垫脚石。所以，在编辑过程中，编委会全面整合世界名著，纵向上选

择了不同时代的大家名著；横向上则注重体现各个学科领域的经典名著；内容上涵盖了历史、哲学、艺术、自然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未来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所有的这些经典名著，有的影响了一个时代，有的甚至对某个学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书可以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指导意义。然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面对浩瀚书海，常会感到无所适从，每一部世界名著都像一座高山，层峦叠嶂，令人望而生叹：这样一部部宏伟巨著，该如何读起，从哪儿读起呢？

对此，《世界文学译丛》为了弥补这种遗憾，编委会尽力全面收罗了世界文学海洋里影响力最大的百部名著，使读者因此更具选择性，也可以完全按自己的爱好来阅读。另外，编委会在选择、打造世界文学名著宏伟工程计划的同时，也未忽视其审美要求，无论是编者还是设计人员都力图把它打造成一部艺术性与知识性相融合的全文化作品，大胆创新的版式设计，简约清新，既体现出历史的演进，又给人以跌宕起伏的韵律之美。通过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让读者直观、深入地了解世界名著，提高人文素质。当读者打开这套《世界文学译丛》时，文化的力量随着书籍的新颖风格一起流淌，思想与文字的艰深变得轻松亲切，使读者不知不觉中开始一段愉快的读书之旅。

《世界文学译丛》工程气势恢宏，必将成为一场盛大的文化宴会。对此我们坚信，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为读者竭力奉献的也必将是一次心心相印的对视，一次期待已久的重逢，让读者与伟大者的思想同在，与精彩一路随行。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1
第三章	23
第四章	35
第五章	50
第六章	63
第七章	69
第八章	82
第九章	94
第十章	103
第十一章	118
第十二章	129
第十三章	134
第十四章	140
第十五章	152
第十六章	160
第十七章	176
第十八章	189
第十九章	195
第二十章	207
第二十一章	214
第二十二章	227
第二十三章	242
第二十四章	253
第二十五章	260
第二十六章	275

第二十七章	286
第二十八章	294
第二十九章	308
第三十章	315
第三十一章	321
第三十二章	329
第三十三章	343
第三十四章	356
第三十五章	363
第三十六章	379
第三十七章	393
第三十八章	400
第三十九章	414
第四十章	431
第四十一章	438
第四十二章	452
第四十三章	468
第四十四章	475
第四十五章	488
第四十六章	501
第四十七章	513
第四十八章	523
第四十九章	533
第五十章	543
第五十一章	552
第五十二章	568
第五十三章	589
第五十四章	595
第五十五章	609
第五十六章	619
第五十七章	625
第五十八章	635

第五十九章	641
第六十章	656
第六十一章	665
第六十二章	675
第六十三章	683
第六十四章	689

第一章

让列位看官明白本书的主角是我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这是本书应当加以说明的。关于我自己的传记应当从我出世的那一刻写起。我记得（不过也只是听说的罢了，但是我对此却深信不疑）我是在某一个礼拜五的半夜出世的。那时钟刚敲十二下，而就在此刻我也呱呱坠地了，两者分秒不差。

对于我出世的日子与时辰，我的保姆和一些见多识广的女邻居倒有这样一个说法。几个月前，在我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她们就开始关注我了。她们说，第一，命不好，注定一生坎坷；第二，具有能看见鬼的本事。她们深信：在礼拜五后半夜的几小时内出世的小孩都是不幸的，都天生就具有那两种禀赋，男孩也好，女孩也罢，都是一个样。

至于第一点，用不着我在这里多说什么，以后我的亲身经历会告诉大家这个预言是否会像她们说的那样。关于第二点，我也只能这样说，大概在我出世后不久就把这种特殊的本事给弄丢了，反正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体验过。即使没那份禀赋我也不会有所抱怨，假若正好被某个人捡去，那么我也会衷心地祝福他受用一生。

小孩在出世的时候，都带着一层胎膜，我也不例外。后来，我的那张胎膜竟然以十五畿尼的低价在报纸上登广告出售。可能是当时的水手手头紧，抑或是人们认为这胎膜不能保佑他们溺水不死（英国人认为小孩出世的时候头上戴着胎膜是一种吉兆，可以保护人终身不致溺水身亡），宁愿穿软木救生衣，最终也只有一个人开出了价格。他是个与证券经纪人打交道的律师，他出的价格也只有两镑，余下的部分用葡萄酒给补上。他不愿意多加一个子儿，哪怕因此失去终身不致溺水身亡的担保。最终只得撤回广告，白白浪费了一笔广告费。说起葡萄酒，那时我家多得很，我母亲自己也去市场上卖酒。十年过去了，这胎膜又再一次拿出来卖，不过这次是由我们村的五十个人以抽奖的方法来决定由谁来买。每个人先出半克朗作为此次的抽奖费，而抽中的人则需要再花五先令买下它。当时我也在场，看到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竟然被这样处理，心里十分不安，也窘得很。最终被一位拎着篮子的老奶奶抽中了。老奶奶十分不情愿地从篮子里掏出了五先令，都是一枚枚半便士的硬币，但最终还差两个半便士，即使人们花了好长的时间，用了很多数学方法向她证明这一点，也没能起到一点效果。后来，在那个地方流传

着这样一个奇闻：那个老太太寿终正寝的时候刚好九十二岁。不过听人家说，她平生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一生当中除了走过一座桥之外，就再也没有在任何水面上走过了。即便是在喝茶的时候（茶，她倒是蛮喜欢喝的），她也要对那些四处游荡的水手和其他的这类人表示一下愤怒，在她心中，这种行为简直是罪过。即使你向她说明茶也是那些游荡水手通过她认为的这样的罪过的行为才得到的，最终你得到的也不过是她更自信的回答：“我们绝不游荡。”

现在我也不需要游来荡去地说明这事了，要从我出生时接着说下去。

我出生在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抑或如苏格兰人所说的“在那里”。我是一个遗腹子，在我出世前六个月我父亲就离我们远去了。即便是现在，只要一想到我们从未谋面，我心里就觉得怪怪的。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令我更加觉得奇怪的是，他那块白色的墓碑是我小时候最早产生的联想，每当火炉把我们的客厅烘得暖烘烘，烛光把我们的客厅照得亮堂堂的时候，总是对被我们关在门外独自躺在黑夜里的父亲感到无限同情，简直觉得有点残忍不堪。

我父亲有一个姨母，也就是我的姨奶奶（后面还会提到她），在我们家算得上是个大人物——特洛伍德小姐，每当提到她时，我可怜的母亲总是鼓足勇气称呼她为贝西小姐，当然我母亲提到她的机会是不多的。她曾与一个比她年轻的男人结过婚。他长得相当俊秀，但如果像俗语所说“美貌在于美德”的话，他就不够俊秀了——因为他有打过贝西小姐的嫌疑。在一次为了日常饭菜争吵时，他鲁莽得很，甚至想将贝西小姐从三层楼高的窗户中给扔出去。他脾气暴躁，也就因为这一点使得贝西小姐同意给他一些钱然后与他两地分居了。他带着钱去了印度，后来在我们家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荒诞的说法，说有一次有人瞧见他和一个大狒狒骑在一头大象身上。但我总是觉得，那应该是一个贵妃抑或是一个公主。先不管这个谣传吧，十年后，当我姨奶奶听到从印度传来他闭眼归天的消息时，有何感想我们便无从得知了。但至少有这样一点我还是清楚的，就是和那人一分手，我姨奶奶就恢复了她原来的姓，并在离我们很远的海滨小村庄里买了一间小屋，和她的仆人一起在那里做单身贵族。很显然，她是想过世外桃源的生活了。

我相信她曾经很喜爱我的父亲，但是在婚姻这事上，父亲着实让她伤透了心，因为在她看来，我的母亲简直是一个“瓷娃娃”。在她还没见到我母亲之前，就已经晓得她还不满二十岁。自从我父亲结婚之后，他也就再也没和贝西小姐见过面了。父母结婚的时候，我父亲的年龄是我母亲的两倍。他的体质一向不太好，婚后一年便去世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在我出世

前六个月他就离我们远去了。

在一个礼拜五的下午，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请允许我在此提一下。不过那件事究竟以何种方式发生的，我现在已没有什么印象了。那时，我母亲正坐在火炉旁边看着炉火，两眼充满了汪汪的泪水，身子虚弱，完全一副精神不振的样子，想到自己和那刚出世就没了父亲的小陌生人，顿时一阵悲凉涌上心头。楼上的抽屉里许多绣有大吉大利祝福语的针插早就表达了对这个小孩的欢迎，似乎这个世界早就接受了他的到来，因此没有人露出一点的奇怪之色。就像我说的，在一个天气晴朗吹着微风的三月下午，我母亲坐在火炉边，一副精神萎靡的样子，正怀疑着是否能挺过目前的困难，当她拭去眼角的泪水朝窗外张望时，恰好瞧见一个陌生女人正朝着花园这边走来。

瞧着那一幕的时候，我母亲的第六感告诉自己她就是贝西小姐，而且很坚信这一预感。落日的余晖洒在那个站在花园篱笆外的女人身上，甚是耀眼，她摆出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朝门前缓缓走来。

当她来到门前的那一刹那，她的行为举止证明了我母亲的预感。据我父亲所说，她那行为举止是一般的基督教徒所没有的。她并没有拉铃，而是径直走到正对着我母亲的那扇窗前，伸着头从外往里张望。她将鼻尖压在窗户上，压得如此之紧，以致我那可怜的母亲跟我们提起她时总是说她的鼻子是扁平而且是白色的。

也就是因为那次，她使我母亲大吃一惊，所以我一直坚信我能在礼拜五出生多半是得力于贝西小姐。

我母亲一时慌了神，赶紧起身走到椅子后面的角落。贝西小姐站在对面不慌不忙地扫视了一下屋内，若有所思，她眼神如同荷兰钟摆一般左右摇晃，最终落在我母亲身上。她皱了皱眉头，然后对我母亲打了个手势，示意我母亲去给她开门，如同使唤用人一般。我母亲也顺着她的意思走了过去。

“我想你就是大卫·科波菲尔夫人吧？”贝西小姐说道，说这话时她加重了语气，大概是看到我母亲身上的丧服及她的身体状况而特意加重的。

“嗯。”我母亲有气无力地答道。

“我是特洛伍德小姐，”贝西小姐自己介绍道，“你准听说过，我敢这样说。”

我母亲回答说她很荣幸听说过她的名字。但她却表现得不那么愉快，丝毫没有荣幸的样子。

“此刻，她就站在你面前。”贝西小姐说。我母亲低着头把她请进了屋。

因为走廊对面的那间最舒适的房间没有生火，所以她们来到我母亲刚刚出来的那间房间里。事实上，那间房间从我父亲的丧礼结束一直到现在都没生过火。她们俩坐下后，贝西小姐一言不发，我母亲想忍住伤感，想不哭出声来，但那只不过是徒劳罢了。

“哦，好了，好了，好了！”贝西小姐连忙劝阻道，“别这样了！行了，行了，行了！”

可我母亲哪里能忍得住，一直哭尽兴了才停下来。

“孩子，把你的帽子拿下来，我想好好看看你。”贝西小姐说道。

即使我母亲有意想拒绝却因为太惧怕她，所以只好照办了。但由于过分地紧张，手忙脚乱到把头发全都散在了脸上，那一头的秀发甚是美丽。

“哎呀，我的天！”贝西小姐惊叹道，“你还是个吃奶的娃娃呢！”

毋庸置疑，从外貌上看我母亲十分年轻，甚至跟她的实际年龄相比还要年轻。她低垂着头抽噎着，仿佛这是她的过错。她一边小声地哭着，一边说着，她恐怕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充满孩子气的寡妇，如果能活下去恐怕也只是个孩子气的母亲罢了。在短暂的停顿当中，她仿佛觉得贝西小姐用她那并不柔和的手在抚摩她的满头秀发。可是，当她怯生生地朝贝西小姐看去时，却发现这位女士卷起裙裾的下摆坐在炉栏旁，双眼盯着炉火，眉头紧皱，脚踏炉栏，双手则叠放在一只膝盖上。

“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何叫鸦巢呢？”贝西小姐突然问道。

“你在说这个房子吗，小姐？”

“如果你们当中任何一个对生活有点实际观念的话，叫厨房会好些而不应该叫它什么鸦巢。”贝西小姐说道。

“鸦巢是科波菲尔先生说的，”我母亲说道，“我们——科波菲尔先生认为这附近一带有乌鸦。”

恰在这个时候，一阵晚风吹过，在庭院尽头几棵高大的老榆树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使得我母亲和贝西小姐都不禁朝那里望去，只见那几棵老榆树起先枝头低弯俯接，好像巨人在交头接耳，低声密谈一般，这样安静了好几秒钟之后，枝头又开始晃动起来，仿佛刚才她们谈的话语扰乱了它们内心的平静。正当这几棵树乱摇狂摆的时候，树顶上的那几个饱经风霜的旧鸦巢犹如惊涛骇浪中的破船一样颠簸了起来。

“那些鸟到底在哪呢？”贝西小姐问道。

“哪些？”当时我母亲正在想着一些别的事。

“我是说那些乌鸦，它们在哪？”

“我们想——科波菲尔先生想——当初这里的确存在一个大鸦巢呢。

不过,都很多年了,那些鸟早就离开了。”

“这就是大卫·科波菲尔啊!”贝西小姐大声说道,“地地道道的一个大卫·科波菲尔啊!竟能想到如此奇妙的点子,把一座周围没有一只乌鸦的房子叫做鸡巢,因为看见了鸟窝,就认定周围肯定有鸟的存在,多么傻啊!”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回敬道,“去世已有一段时间了。倘若你要是当着我的面挖苦他……”

我心里暗想,那时我可怜的母亲肯定是恨不得想打我姨奶奶一巴掌,不过即使我母亲在这之前有过这样的训练,姨奶奶也会轻而易举地将她制伏,对她来说一只手就可以完全胜任了。不过,这场无形的较量在我母亲从椅子上起身后便告终了——她又很温顺地坐了下去,接着晕了过去。

醒后,或许是贝西小姐将她摇醒的吧,无论如何,当她醒来时发现贝西小姐在窗前站着。暮色降临,她们彼此还能看清对方的轮廓,这得感谢一下炉火,否则什么也瞧不见了。

“嗯,你感觉大概会在什么时候……”贝西小姐回到座位上时说道,仿佛刚才不过是看看窗外的风景而已。

“我现在浑身都在哆嗦,”我母亲吞吞吐吐地答道,“我也不晓得我这是怎么了。我快要死了,我相信我活不长了!”

“别,别,别,”贝西小姐说道,“先喝口茶吧。”

“咳,咳,你觉得茶对我来说还有多大的用处吗?”我母亲叫道,一副叫人心疼的样子,着实可怜。

“当然有好处啦,”贝西小姐说道,“你不过是有些幻觉罢了。你怎样称呼那个女孩?”

“我还不晓得她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呢,贝西小姐。”我母亲天真地说道。

“上帝保佑她!”贝西小姐念起楼上抽屉里第二针插上的祝福语,但她对我却没有丝毫祝福的意思,那句话是对我母亲说的,“我不是说你肚子里的那个,我在说你的女用人!”

“皮果提?”我母亲问道。

“皮果提!”贝西小姐愤然地重复道,“孩子,你的意思是说有人走进基督教堂,竟然给自己取了个皮果提这样的教名吗?”

“皮果提是她的姓,”我母亲怯生生地回答道,“鉴于她的教名和我的一样,科波菲尔先生就用她的姓称呼她了。”

“嘿,皮果提,”贝西小姐打开客厅的门叫道,“把茶端进来!你的女主人有点不舒服,别出去闲逛了,动作快些!”

贝西小姐对人发出命令的时候俨然一副一家之主的樣子，仿佛自打有这房子起她就是这儿的主人似的。听到这陌生的声音，皮果提吃了一惊，赶紧端着蜡烛从走廊里走了过来。贝西小姐跟她打完招呼之后，顺手把门关上了，在椅子上坐了下来，脚踏在上炉栏上，双手则叠放在一只膝盖上，跟前一个样。

“你刚才说过你要生一个女孩，”贝西小姐说，“准是女孩，我有这种预感！那么，孩子，这女孩在出世之后……”

“没准是个男孩呢？”我母亲冒失地插了一句。

“我告诉你我的预感向来是非常准的，”贝西小姐说，“别顶嘴！这个女孩在出世之后，我愿意做她的朋友，做她的教母。就叫她贝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好了。这个贝西·特洛伍德一生不应该有任何过错，也不应当滥用她的爱情。可怜的孩子，她应当接受上等的教育，良好的家庭监护，使她不会愚昧到相信她根本不值得信赖的事物，今后这个就是我的责任了。”

贝西小姐每说一句话，头都要摆动一次，像是痉挛了似的，如同她过去的仇恨在同她作对一般，而她则克制着不使其外露。至少，我母亲借着微弱的炉火观察她时是这么想的。因为我母亲太怕贝西小姐了，看到她感觉太不安了，也太软弱太慌张了，所以什么也没看清，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大卫待你如何，孩子？”一阵沉默之后，贝西小姐张口问道，她头部刚才的那些动作逐渐停了下来，“你们在一起幸福吗？”

“我很幸福，”我母亲答道，“科波菲尔先生对我实在太好了。”

“什么，你被他惯坏了吧，我想？”贝西小姐回了一句。

“现在又是我孤身一人在这个艰难的世界里残喘了，完全依靠我自己，就这点看来，我想我确实被他惯坏了。”我母亲一边抽噎一边说道。

“好了，好了！别再哭了！”贝西小姐说道，“从地位上看，你们并不般配。孩子，我问个问题，你是一个孤儿，是吗？假如人生来就同样想富贵的话。”

“是的，我是个孤儿。”

“以前还当过家庭教师吧？”

“我在科波菲尔先生曾经拜访的一个家庭当保姆。科波菲尔先生对我非常和蔼，特别关心照顾我，最后我答应了他的求婚，接着我们就结婚了。”我母亲很坦诚地说道。

“咳！可怜的人儿！”贝西小姐沉思道，依旧对炉火皱着眉头，“你究竟懂得什么呢？”

“我不太清楚你在说什么，小姐。”我母亲怯生生地问道。

“我是说在持家这一方面。”贝西小姐说道。

“恐怕不是很多，”我母亲答道，“没有我希望的那么多。不过科波菲尔先生生前教过我……”

“他自己又能懂多少呢？”贝西小姐插了一句。

“……比起以前，我想已有了不少进步了，这恐怕要得益于我虔诚地学而又耐心地教，要不是因为他离我而去……”说到这里，我母亲又停住了，再也说不下去了。

“够了，够了！”

“……我敢说，我们从没有在这上面闹过一句，不过有时科波菲尔先生反对我把3和5写得几乎无法辨认，再就是我在写7和9时加上一条弯曲的小尾巴。”说到这里，我母亲只得停了下来，拭了拭眼角的泪水。

“别这样了，你非得把自己弄病不可吗？”贝西小姐说道，“你再这样的话，对你，对我的教女都不好。好了，你绝对不能再那样了！”

她的这番话对于我母亲渐感不适的身体来说不过是起了点小小的功效罢了。接着又是一段沉默，不过有时被贝西小姐的咳嗽声打破了，她依旧把脚架在炉架上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我知道大卫曾经买了一笔年金，”过了一会儿，贝西小姐说道，“为你他作了哪些安排呢？”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有些吃力地答道，“考虑得很周到，为人体贴厚道，他把其中的一部分留给了我。”

“多少？”

“一年一百零五镑。”我母亲说。

“他本可以给得更少一些的。”我姨奶奶说。

在适当的时机她说了句适当的话。这时我母亲的情形变得更加糟糕了。皮果提端着茶盘和蜡烛进来时一眼就发现了这一状况。若不是屋里光线不好的话，我想贝西小姐也早就发现了这一点。皮果提连忙扶我母亲到楼上的卧室，并让她的侄儿汉姆·皮果提去请护士和医生过来。皮果提把汉姆藏在我家已有些时日了，就是为了发生这种紧急状况时可以有个人去请医生，当然我母亲是不晓得的。

当那两个重要的人物在到达时，看到一个不曾相识的女人，在火炉前坐着，左胳膊上挂着一顶帽子，耳朵里还塞着棉花球，这使得他们大为吃惊。我母亲从未跟皮果提提起过我姨奶奶，因此对于她皮果提便一无所知了。她在客厅里完全是个秘密。她衣兜里装满了棉花球，还不时地往耳朵里塞，她并没有因为这一举动而贬低她的庄严与神圣。

医生到楼上看了看之后，便下来了。据我猜想，当他发现接下来的几小

时可能会跟对面的这位陌生女子相处时,便就努力地表现出一副有礼貌并善交际的样子。在他那个性别中,他可谓是最谦逊的了,在小人物当中他也算得上是最温和了。他总侧着身子出入房间,为的是给别人多留下点空间。他的脚步犹如《哈姆雷特》中的那个鬼一般轻,甚至连那个鬼也没法跟他比谁慢。他的头总是朝一边歪着,为了表现自己的谦逊而贬低自己,另外是为了谦卑地讨好别人。如果他说从没有对一条狗废过话,那根本没什么好奇怪的,就是面对一条疯狗他也不会跟它废话。他最多只会对疯狗很温顺地说一句,或者半句,或一句的一小部分,因为他说起话来甚至比他走路还慢。他绝不会为一条狗动气,也绝不会对它动粗,不论什么原因都不能使他变得急躁。

齐力普先生温和地看着我的姨奶奶,头歪向一边,微微向她鞠了一躬以表示敬意,轻轻地碰了下自己的左耳,暗指那些棉花球说道:

“耳朵发炎了吗,小姐?”

“什么?”我姨奶奶把棉花球像拔一个瓶塞一样“嘭”的一声拔了出来。

齐力普先生被她这一粗暴举动吓了一跳——他后来对我母亲说——几乎到了举足无措的地步。但他还是极为温和地重复道:

“耳朵发炎了吗,小姐?”

“胡说什么啊!”我姨奶奶说完便又把耳朵给塞上了。

此时齐力普先生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好,只能静静地坐在那里看她,而她则坐在那里看火。他们一直坐到齐力普被唤上楼去。在上楼后过了大约一刻钟,他又下来了。

“嗯?”我姨奶奶把靠近他那一侧的那个耳朵里的棉花球“嘭”的一声拔了出来问道。

“嗯,”齐力普先生答道,“我们在——我们在缓慢地进行呢,小姐。”

“呸!”我姨奶奶在这个蔑视的字眼加上了一串纯正的颤音。然后,她用棉花球把耳朵又塞了起来。

的确——的确——齐力普先生后来提起这件事时对我母亲说道,他的确受了惊吓,单就职业的观点来说,受惊吓是肯定的。但他还是坚持坐在那里看她,而她则坐在那里看火。就这样,他们坐了差不多两小时,直到齐力普先生又一次被请上楼去。上楼后不久,他又下来了。

“嗯?”我姨奶奶把那侧耳朵的棉花球拔出来后问。

“嗯,”齐力普先生答道,“我们在——我们在缓慢地进行呢,小姐。”

“呸!”面对我姨奶奶发出的这种声音齐力普先生觉得忍受不了了。那简直就是存心在打击他的精神。当他再次被叫到楼上之前,他宁愿坐在又

黑又冷的楼梯上。

第二天，听汉姆·皮果提说，在这件事发生过后的一小时内，正当他朝客厅门口张望时，这一偶然的举动却被贝西小姐发现了，在汉姆还没来得及逃跑之前就被正激动得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的贝西小姐抓住了。汉姆在免费的小学上过一段时间学，最擅长的是面对老师的提问，所以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可信的。据他所说，当楼上的脚步声和说话声越来越大时，他被那位女士一把抓住，接下来就把她的激动全都发在他身上了，从这点可以断定，她耳朵里的那些棉花球面对楼上的那些声音是起不到什么效果的。他还说，那女士抓着他的衣领，在客厅里把他拖来拖去，如同刚服用的鸦片在此刻正发挥作用一样，抓他，摇他，打他，乱揉他的衣领，乱扯他的头发，甚至连耳朵是谁的她都分不清，直接用棉花球塞住他的耳朵。他的姑母证实了他的遭遇，他直到十二点半才被释放，当时正被他姑母撞见，她说当时他和我出世时一个样——红扑扑的。

温顺的齐力普先生可以在其他任何时间记仇，但在那个时候他却是怎么也办不到的。他刚替我母亲接生完，就侧着身子来到了客厅，极为和蔼地对我姨奶奶说：

“嗯，小姐，祝贺你。”

“祝贺我什么？”我姨奶奶粗鲁地回复他道。

齐力普先生被我姨奶奶这种极其粗鲁的态度吓得又开始紧张起来，但齐力普先生面带微笑向她微微鞠了一躬，这样做是为了让她平静一点。

“天哪，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姨奶奶不耐烦地嚷道，“你不会说话吗？”

“放心吧，亲爱的小姐，”齐力普先生再一次发挥了他那最为温和的语气说，“现在，再也不用担心了。小姐，放心吧。”

当时我姨奶奶居然没有去摇他，没有把她想知道的话给摇出来，这实在可以算得上一个奇迹了。她只对他摇了摇头，却摆出了一副足以令她发抖的神气。

“哦，小姐，”齐力普先生鼓足勇气说道，“祝贺你。一切都过去了，小姐，现在都办完了。”

我姨奶奶细细端详了他足足五分钟，这段时间内齐力普先生正一心发表他的演说。

“她还好吗？”我姨奶奶交叉着双臂摆成一副圆规的姿势问道，帽子依旧挂在她的胳膊上。

“哦，小姐，我想再过不久她就会觉得很舒服了，”齐力普先生说，“在这种不幸的家庭背景下，对一位年轻的母亲来说我们所能期待的舒服大概也